

离离暑云散 袅袅凉风起

——古诗词中的处暑

刘金祥

处暑,是夏天的尾声,也是秋天的序曲。元代文人吴澄在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写道:“处,止也,暑气至此而止矣。”当太阳行至黄经一百五十度,那场自立夏开始的燥热,于此刻收住气势,天地间的第一缕清秋,便在“离离暑云散,袅袅凉风起”的轻柔呢喃中,悄然推门而入。这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告别,而是一次不动声色的转身,如同一个人从漫长午睡中醒来,推窗望去,室外的燥热不知何时已被一丝微凉所取代。

古代文人将处暑分为三候:一候鹰乃祭鸟,二候天地始肃,三候禾乃登。唐代诗人元稹在《咏廿四气诗·处暑七月中》摹写了这颇为复杂的处暑气息:“向来鹰祭鸟,渐觉白藏深。叶下空惊吹,天高不见心。气收禾黍熟,风静草虫吟。缓酌樽中酒,容调膝上琴。”诗中“白藏”是秋天的别称和指代,诗人用一个“深”字道出秋意来临并非一蹴而就,而是层层渗透和浸染。树叶在风中轻飘曼舞,天空高远寂寥肃杀,金黄的稻穗沉沉低垂,秋虫在草丛中奏响丰收的乐章。诗人慢酌杯中美酒,轻调膝上琴弦,在气候由盛转肃的微妙关口,寻得片刻恬淡与从容。这种恬淡与从容,建立在古人对“阴阳转换”的认知与理解之上,即万物凋零与谷物成熟同时发生,生与杀、收与放,在这个节气里达成一种奇妙的平衡。

处暑时节最动人的,是那场突如其来“新凉”。南宋诗人苏洵在《长江二首》一诗的开头道出众人心声:“处暑无三日,新凉直万金。”经过小暑和大暑的酷热煎熬,人们对凉意的望眼欲穿。而处暑带来的新凉,如同久旱逢甘霖,珍贵到须用“万金”来衡量。苏洵没有止步于快慰与欣喜:“白头更世事,青草印禅心。放鹤婆娑舞,听蛩断续吟。”在凉爽怡人的秋风中,白发人淡看世事沧桑,青草摇曳间映出禅意心境,仙鹤婆娑起舞,蟋蟀断续低吟,诗人历经岁月沉淀的淡然,在处暑这份新凉里显得愈发洒脱与通透。夏去秋来,秋风有信。面对处暑这份新凉,唐代白居易在《早秋曲江感怀》中状绘了可触可感的画面:“离离暑云

散,袅袅凉风起。池上秋又来,荷花半成子。”暑云疏散如离离之状,凉风袅袅似女子步履。娇艳的荷花已变成结满莲子的莲蓬,蕴藏着整个夏天的秘密——盛开过的终将以另一种形态留下。

但,绝不是所有关于处暑的古诗词都是畅达明朗的。南宋诗人张嵎在《七月二十四日山中已寒二十九日处暑》中写道:“尘世未徂暑,山中今授衣。露蝉声渐咽,秋日景初微。四海犹多垒,余生久息机。漂流空老大,万事与心违。”该诗首联表征尘世间暑气尚未消退,山中却已需增添衣裳;颌联通过细腻刻画处暑时节的物候,使读者深感听觉与视觉相互交融。后四句转入忧时伤怀,诗人漂泊四海、羁旅半生,面对草木凋零的秋景,愈发感到心绪的失落与悲凉。处暑的凉意蕴藉着惆怅与感伤,对此杜甫深有感触,他在担任华州司功参军期间创作了一首题为《早秋苦热堆案相仍》的七言律诗,“七月六日苦炎蒸,对食暂餐还不能。常愁夜来皆是蝎,况乃秋后转多蝇。束带发狂欲大叫,簿书何急来相仍。

南望青松架短壑,安得赤脚踏层冰。”诗人以笔为扇、以诗为旗,通过“苦炎蒸”“毒蝎出没”“秋后多蝇”等意象勾勒暑热的真切图景,借“束带发狂欲大叫”“簿书何急”等直白表

述,抒发对案牍劳形与仕途困顿的无奈与愤懑,这首反映自然节令的传世经典,不仅展现了杜甫高超的诗歌技艺,更表达了杜甫对清凉世界的追求与向往。

处暑之后,秋意渐浓,正是畅游郊野迎秋赏景的最佳时节。此时天上的云彩疏散自如,不像酷暑之时浓云蔽日。王维的《山居秋暝》尽管不是专写处暑的诗作,却被后人认为是处暑节气最美的注脚:“空山新雨后,天气晚来秋。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。”一场新雨初降,清爽宜人的初秋傍晚,如银的月华在松林间洒落,清澈的泉水在石上潺潺流过,这幅清新幽静的山中黄昏图,让“随意春芳歇,王孙自可留”成了对处暑最温柔的告白。处暑如同一扇门,门轻轻打开,柔和的秋风迎面吹来。它既承袭了夏天的热烈奔放,又开启了秋季的静谧深沉。千年后的人们可能再也听不见露蝉声咽,再也看不见丛莎沾露光,但那些美妙诗句里的丝丝凉意,依然会在每一个处暑来临之时,穿过脆弱泛黄的纸张,浸润和滋养当代人的心田。



白云辞

吕献峰 绘画

唐云来 题诗

细路登攀勇,白云若性柔。
何时免刀俎,不为祭坛筹。

诗画寻楼

在老家的河埂上,我遇见了两头老牛。

这实在是件稀罕事——如今的乡下,牛已经极为少见了。随着机械化耕种普及,牛早已退出农事劳作的舞台,农人不再需要它们耕田出力,它们也就渐渐从乡村的田野间失去了踪影。

我对牛再熟悉不过。我家先后养过好几头牛,儿时给牛割草、牵牛上山放牧、送牛去河边饮水,这些全都是我常做的功课。

牛是任劳任怨的。农忙时节,牛是家里离不开的重要劳力:它迈着沉稳的步子,在水田里拖犁拉耙,在山地上翻土掀地,一趟趟来来回回,从没有

过懈怠和“躺平”。牛也因此成了我家重要的一员,它是默默奉献的长辈,是吃苦耐劳的兄弟,更是忍苦受累的榜样。

两头牛见我对着它们拍照,既不

牛在埂上

徐徐

惊慌也不焦躁,只朝着镜头发出哞哞的叫声。这声音直直撞进我心底——太熟悉了,又太久没听见了。

我真想回到从前,像小时候那样,牵着它们走走。

风慢慢扫过河埂的青草,把牛毛吹得轻轻掀动,它们依旧安安静静站着,垂着头慢慢嚼着嘴里的草,黑亮的眼睛一眨一缓,一开一合,仿佛要把几十年乡村的沧桑变迁,全盛进那双眼睛里。

我伸出手,轻轻摸了摸靠得更近的那头老牛的角,粗糙的纹理蹭过我的掌心,和我记忆里小时候摸家里牛的触感一模一样。纵然时光把许多旧日子都磨得淡了,这份藏在肌理里的温厚,半分都没有变。它们就这么慢慢悠悠停在这里,陪着日渐空寂的乡村,陪着还念着旧日子的人,把慢下来的时光,一口一口嚼得悠长又平和。

星期文库

生活中的陈省身其人之七

陈省身有很浓厚的乡土情怀,无论对出生地嘉兴,还是对成长地天津,他都饱含深情。

嘉兴是梦里水乡,物产丰饶,文人雅士云集。1911年,陈省身在嘉兴下塘街出生,幼年多次随家人乘画舫泛游南湖胜景,将身心融入人杰地灵的水墨江南。晚年的他对许多儿时小事,依然记忆犹新。他记得祖母、姑姑对自己的宠溺,记得照顾并帮助过自己的姑丈姚亮臣和表哥姚一鹏,记得顾氏四弟兄。1988年,77岁的陈省身写下《嘉兴,我的故乡》,他用真挚的笔墨表达:“幼年得长辈爱护,是一生很幸福的一段。”

他很念旧。他为母校秀州中学捐款设立“陈省身奖学金”,奖励优秀学生和先进教师。在秀州中学建校100周年之际,他建议母校聘请几位外籍英文教师并开辟英文阅览室以办出特色,号召大家为母校捐款,并带头捐款一万美元。晚年他多次回嘉兴探亲、观光、讲学。据他的女儿陈璞回忆,光是在1999年到2004年间,他几乎保持每年回去一次的节奏。终其一生,他都操着一口浓浓的嘉兴乡音。

他与天津的缘分从11岁开始,1982年,在与天津相遇60周年之际,他发表了署名文章——《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天津度过的》。他提到扶轮中学的数学老师郑次纯,说他“习题多极了”“他说全做,我就全做”;提到自己的小叛逆,说自己“不是一个规规矩矩、老老实实念书的”,对于不感兴趣、成绩平平的其他功课,“花点劲也可以很好,但我懒得花劲”;记得天津最热闹的街是金钢桥的大胡同,东北角的官银号有绕着城转的白牌电车,这是除人力车外,“普通人的主要交通工具”。

陈省身很爱天津,多次表达“天津是我很喜爱的城市”。他赞赏天津人的诚恳,说“常在街上走走,问个路都热情告诉你,乐意帮助”。即便身在异国他乡,他还时常惦念培养他成长的南开大学,偶尔还会给人炫几句幽默风趣的天津话。他说:“一个人的一生中,中学大学是最美好的时期,年纪轻,思想正在改变。我最美好的年华是在天津度过的,而且过得很愉快,一切都很顺利。有一个完美的家庭,有许多老师和朋友。”

半生在国外工作,他极力维护国家形象。他为中国的知识分子说话。有人问中国知识分子是不是不愿意去农村时,他表示:“从我和那里教授们的谈话中,我觉得他们为曾去公社从事劳动感到骄傲。”他为中国的治安说话:“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,绝对没有理由要担心个人的安全。”

爱国爱乡故土情

胡荣华